

印象中,父母没带我去过公园,好像没这份闲情雅趣。或许因为政治运动,他们对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战战兢兢避免,处心积虑排除。逛公园不能算小资产阶级,事实上很多年,大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容易理解,非常有钱的资本家,小资产阶级是什么东东,不清楚,反正心里有点怵,跟小资情调沾边的买卖,都躲着走。

倒是祖父带着去过好多次公园,老人没那么多顾忌,坐公共汽车,北海中山公园陶然亭紫竹院,哪空往哪去。记得喜欢坐在水边的石凳上看荷花,拄着拐杖,很专注的样子。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中,那是“文革”岁月,一老一少,镜头是黑白的,一位八十岁老人,一个略知唐诗宋词的中学生,仿佛跟当时年代没任何关系。

南京玄武湖边住了十六年,天天湖边散步。看民国年间旧书,知道这湖向来有荷花,赏荷本是民间活

## 金湖看荷前记

叶兆言

动,原来靠东边有一大片,后来少了,只有环洲附近还剩一些,黄昏散步必定路过。看荷叶露出尖角,看它一点点变化,大小蜻蜓飞着,开始有花苞,终于绽开,谢了,莲蓬逐渐变大,由绿转黄,变枯萎,再下来留得残荷听雨声,然后冬天到达,冷的时候结冰,冰面上残荷更好看。

一年一年,荷花给人十分寂寞的感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就说说而已。还是唐太宗的《圣教序》地道,解释最清楚。桂生高岭,云露方得滋其华,莲出渌波,飞尘不能污其叶。不是桂本贞莲自洁,是它们依附的对象好,取法能够乎上,所以“微物不能累”,所以“浊类不能沾”。

有一年在微山湖遇上干旱,湖

底开拖拉机。当地朋友说宋词中的“十里荷花”只能算小菜一碟,微山湖荷花才叫壮观。“误入藕花深处”,一进去就出不来。当时约定,以后有机会去看荷花,看个够。

一直没机会,转眼搬家十多年,玄武湖荷花再没赏过。去有荷花的好地方,时间都不对,只能看荷叶。心里惦记,偶尔做梦也想,何时痛痛快快地去看一次荷花。

江苏金湖拥有全国最大的荷花荡,上万亩,品种齐全名目繁多,搞过多次荷花节。孤陋而寡闻,南京去金湖,远比微山湖近,高速公路,只要一个多小时。我是没多少情趣的人,喜静不喜动,不在乎游山玩水,心里虽有荷花,却懒得身体力行,当真去拜访。

正是南京大热之际,诗人育邦相约金湖看荷花。怦然心动,顿时有股清凉之意,说走就走。货真价实看荷去,不入藕花深处,不回头。



现实生活

## 清词丽句必为邻

张璜

“清词丽句必为邻”在《从北山楼到潜学斋》中出现了多次,孙康宜教授在序中提到施蛰存先生还为她手书杜甫这一佳句,以为纪念。书中所录往来信函内容多有谈论论词的絮语见解,体现了施先生和孙教授对于古代诗艺词学的微言奥旨,亦如“清词丽句”独特隽永,特别难得。吾生也晚,对施老的风采只能从这些文字中窥得一二,已觉老先生的真性情、真学问。

从1986年到2000年两位学者的信件如朵云飞来飘往,细读慢品这些文字,仿佛在春光微醺中看到施先生和孙教授在文苑学林间品茗啜嚼而谈似的,内容虽表面看来大多是事务性托办以及信息交流,然有数处显露学术观点之端倪,能够提供吾等后学晚进反复思量、研习。我注意到施先生对治学方法的见解:“无论对古代文学或现代的创作文学,都不宜再用旧的批评尺度,应当吸取西方文论,重新评价古代文学,用西方文论来衡量文学创作。”(1989年3月6日),想来此观点当是施先生学贯古今中西并举,加上蛰以图存、才情横溢、至老弥新而来,予以我们一种全新的重要的启示。

阅读施先生手札,可以发现其晚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潜心研究,尤其对于闺秀诗词的发掘整理,可谓深入独到,盖源于他对女诗人的发掘与注重,不使之湮没。如施先生在得知孙教授觅得《名媛诗归》《吟红集》的欢喜赞叹,“你得到了《吟红集》,真办法!1982年我托日本东北大学的村上哲见教授去找这本书,他也无法获得,可见还是在日本的美国人有办法。”(1991年10月23日);当读到施先生评价柳如是诗词“高下不均”观点的同时,又使如我孤陋寡闻者也了解到在闻名遐迩的李清照、柳如是等女词人之外,明末清初“松江还有一位草衣道人王微(修微),文才在柳之上”(1990年7月28日),让人大开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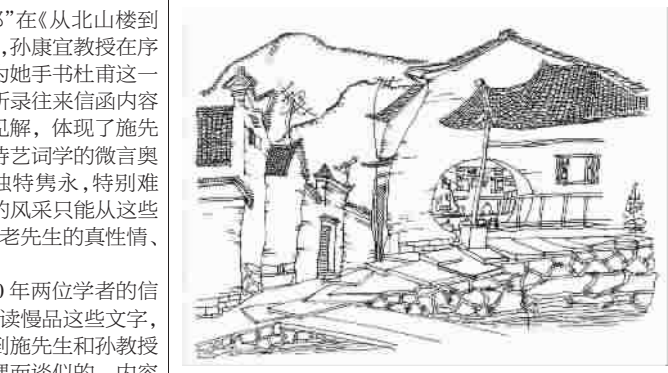
书中信函还反映了中美两位学者的学术生活状况,可读出施先生的严谨治学,编辑《词学》时对几位美国作者的中文译名反复确认,心细如丝。且还涉及施孙两位与张充和、钱歌川等多位学者的交流,从中可见老辈知识分子间的情谊,附录有施先生托孙教授转交的致老友张充和女史函:“便面飞来,发封展诵,惊喜无状。我但愿得一幅,以补亡羊,善意乃得连城之璧,糜我几席,感何可言。因念《山坡羊》与《浣溪沙》之间,阅世凡五十载,尤深感喟。……近日词间犹寒,须待春风方能启蛰,会当奉和二阙,扇扬词水墨妙,请少待之。”(1989年3月6日),他俩是至交契友,言之切切,情之拳拳,所言皆是“心有所感、意有所触、情有所激”的真诚、理解。

值得一提,编者沈建中先生将这些珍贵的信件收集整理编印,我不敢妄言其学术价值(虽然无疑),然作为读者,藉此表达有幸阅读此书“清词丽句”,是满怀初秋闲读随笔时的那种愉悦心情,简洁温馨,“必为邻”而又留存久远。

## 游天目山 (二首) 邵益山

为避炎天目行,山风百里翠篁迎。农家竹椅开言讲,溪水茶壶说世情。情激越,意飞兴,古今人物任批评。胸中块垒随风散,一夜溪声伴梦鸣。

五律·告别天目山 避暑西天目,尘嚣不入山。溪喧千谷静,事少一身闲。观景频停步,放情时解颜。梁园虽美好,能不把家还?



山村小景 (速写) 宋刚

陈佩芬副馆长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厅搬青铜器,一副身先士卒、很实干的样子。在文化单位,上了年纪的女性干体力活,劲头十足,使人难忘。

后来,因为请她看东西,有了接触。几乎每件器物,陈副馆长都能说出来龙去脉和要点所在,每次都像上了一堂课。能感觉到,先生对青铜器了如指掌。

先生曾说过,一辈子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研究青铜器。对此,会沉迷其中并得到极大的快乐。先生的付出,已不囿于工作所需。这样的人生,是充实不惑的,有如大树,根扎得深。

在重现古代文明的拼图中,青铜器方面是比较好的,先生和马承源馆长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他们是几十年的同事,亦师亦友。先生常把请她看的器物拿到隔壁,和马馆长一起讨论、印证,他们之间没有文人相轻、同行相忌的陋习。先生十分尊敬马馆长。对自己的老师蒋大沂先生,也追怀不已。先生的交友有古人之风。

退去后,陈副馆长每周一到馆,在五楼的办公室从事研究。相对于旁边的世界和过去的热闹,这里显得寂静,但先生做自己的事,乐在其中,有些《陋室铭》的意境。先生是一个是非爱憎比较分明的人,晚年的她,清癯淡

## 怀念陈副馆长

卞建林

于旁边的世界和过去的热闹,这里显得寂静,但先生做自己的事,乐在其中,有些《陋室铭》的意境。先生是一个是非爱憎比较分明的人,晚年的她,清癯淡

1998年5月,作为上海市第二批对口支援的援藏干部,我前往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农业援藏”是我们整个援藏工作的一个部分,把农业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如何因地制宜,结合实际,解决好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我们在开展工作中始终考虑的问题。

怎么提高农业的机械化呢?这是非常值得总结的一条经验。当时,在我们拉孜县基本不上农业机械化。全县117000亩耕地,整个县农机站却只有两台大拖拉机。为了农业机械化,我们援藏干部千方百计想办法。1998年底,我回嘉定谈了想法,区委、区政府非常支持,当时分管农业的沈永泉副区长马上召集嘉定全区11个乡镇的农业分管镇长开会。我说我要11台大拖拉机,就是东方红50马力的拖拉机。各个乡镇慷慨解囊,筹集了11台大拖拉机。

拖拉机要开到西藏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从上海通过火车托运到青海格尔木,然后拉孜当地的干部、拖拉机手,从青海格尔木再借拖拉机开回拉孜。一两千公里路,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当这些拖拉机开到拉孜县时,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地群众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些拖拉机的到来。

拖拉机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说“打场”。所谓“打场”,就是收割以后,把谷穗连秸秆一起铺在地上,用牛拉着石头在上面滚,把谷子碾下来。拖拉机去了以后,几个来回一压,谷子全部下来了。以前耕地是“二牛抬杠”,两头牦牛用一根木杠并头扎紧耕地。我们这个“铁牛”去了以后,效率高得不得了。原来“二牛抬杠”平均一天耕两亩地,已经



马克思说过:“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列宁也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什么是权利?权利是指每个人都拥有做人的尊严和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资格。法律和权力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权利意识不是从天而降,而是同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等社会条件相伴而来。由于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君主专制政治和“三纲五常”说教,“权利”成了贬义词,逆来顺受渐成普遍心态。降至近代,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纠缠,市场经济被严重扭曲,国人权利意识步履蹒跚。因此,汉语成语中不少劝导人们轻视、放弃权利的内容,长期没有得到评析。

经过初步梳理,成语中不利于权利意识培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三类:

一是劝说人们经济上乐于贫穷、政治上甘于低贱。例如:乐贫甘贱;乐退安贫;知足不辱,等等。

二是劝说人们遇到压迫和剥削逆来顺受。如包羞忍耻;包羞忍辱;忍气吞声;忍辱含垢;忍辱含羞;忍耻含垢;忍耻含羞;忍诟偷生,等等。

三是劝说人们甘于平庸,不施展自己的才华。如不见主角;人怕出名猪怕壮;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大音希声,等等。

一个社会必须要有正常的权利意识,不鼓励公民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因为社会往往是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中前进的,如果千余年来人们放弃追求平等的权利,一切不公正的等级制度就不会被废除、被改进;如果公民放弃“民告官”的权利,那政府依法行政就缺乏重要的推动力;如果公民放弃辩护、上诉、要求有关司法人员回避等权利,那司法公正就容易出现漏洞;如果消费者放弃自己知情、索赔等权利,厂家就不会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商家就不会积

定,当涉及不平之事时,尽管管事不关己,仍会议论风生,呈现一种气势。

一次,发现先生还带着中饭,她解释,因为食堂饭菜对职工有些优惠,她退休了,不应该享受这种优惠。老一代学人的律己和耿介令人感叹。也许,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们能走得比别人远一些。

现在,先生因病故世,五楼那一端的走廊有些空荡。人的一生,遭遇何止成千上万人,但能留下印象的却不一定多。陈佩芬副馆长,正是给我留下印象的那一种人。我怀念先生。

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如果公民放弃自己的环保权利,企业就可能加剧环境污染;如果公民放弃自己各方面公平的竞争权利,就会给少数人提供享有独占、特权的机会;如果公民安贫甘贱,乐于平庸,社会就缺乏活力和动力;如果公民放弃恋爱婚姻自由的权利,任凭他人包办代替,就会使公民自己生活质量不高,甚至发生不幸的事情。正是争取权利、行使权利具有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公民生活质量等重要作用,一些法学家才不断呼喊“为权利而斗争”的口号。

权利虽然应该得到尊重,但在行使时也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和履行义务有机结合。权利主要是“得到”,义务主要是“付出”。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到”,而不愿意“付出”。劳动模范徐虎有句话把权利和义务(得到和付出)说得很清楚:“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说句心里话》唱得好:“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说句那实在话,我也有爱,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梦中的她;既然来当兵,就是责任大,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咱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她?!”说句心里话,我也不傻,我懂得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说句实在话,我也有情,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话虽这样说,有才有家,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谁来保卫家?!”

第二,要以公共利益为先。权利有集体权利和个体权利之分,公共利益体现的是集体权利的要求,优先于个体权利要求。如同你虽然有行路权,但必须“红灯停,绿灯行”,否则整个公共交通秩序就会因你一个人的随心所欲而无法运行。

中国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权利意识的淡化,西方则存在权利滥用、忽视义务社会现实问题。我们今天在重视权利的同时,也需要防止西方社会弊端泛滥。

每次远足去森林公园,一路上游得尽兴,但也饥渴劳累。好不容易挨到家,躺进舒适温暖的被窝时回想起来的竟大多是痛苦的回忆:漫长坎坷的山路,老半天找不到卖饮料的地方,一条虎视眈眈的恶狗,脸上止不住的汗……“下回再也不去那个偏僻遥远的鬼地方了。”她翻个身,美美地睡去。

但过了一个酷暑,当第一缕清凉的风吹来秋的信息时,蛰伏了一个季度的慵懒的心又蠢蠢欲动了。叫上几个趣味相投的同伴,一路吆喝着又上路了,目的地还是那遥远的森林公园,出发时想得更多的是它以前的好处:蓝天、白云、山间溪流、一片杉树林、满山的映山红……啊、啊、啊,我们远足去!

这个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第二批援藏干部在拉孜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提高了粮食产量。1997年全年粮油总产量4500万斤,到2000年秋收的时候,我们的粮油总产量已经超过8000万斤,基本上接近翻了一番。每亩地的青稞可以达到800多斤的亩产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西藏自治区农业厅厅长王仁杰在考察拉孜后,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上海援藏干部这么重视农业,而且这么会种田!

## 远足的记忆

黄亨

在我看来,农业援藏是非常有潜力的。如果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援藏对我来说也是一生中难以忘却的。我现在已55岁,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去支援西藏。

拉孜通电,值得骄傲,明请看本栏。

援藏二十年

## 载歌载舞迎“铁牛”

宋惠明

一天可耕80亩地,而且是用铁犁犁、双犁犁,都是配套的。为了提高收割质量,我还专门从嘉定区农委调配了两台联合收割机过去。联合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80至100亩地,当地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器,他们平时一家两个人一天收割一亩地,现在效率成几十倍增长。后来,通过援藏资金的配套,全县还买了200台小拖拉机,这是各家各户用小拖拉机,政府出点钱,农户自己也出点钱,大家一起来提高农业机械化的水平。

通过这些途径,也解放了劳动力,拉孜县富余的劳动力开始增加,一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以后,都到阿里地区打工去了。阿里地区缺少劳动力,他们去打工一天可以挣70元。应该说,当时



这个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第二批援藏干部在拉孜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提高了粮食产量。1997年全年粮油总产量4500万斤,到2000年秋收的时候,我们的粮油总产量已经超过8000万斤,基本上接近翻了一番。每亩地的青稞可以达到800多斤的亩产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西藏自治区农业厅厅长王仁杰在考察拉孜后,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上海援藏干部这么重视农业,而且这么会种田!

在我看来,农业援藏是非常有潜力的。如果西藏农牧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粮食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的。援藏对我来说也是一生中难以忘却的。我现在已55岁,假如有机会的话,我还会去支援西藏。

拉孜通电,值得骄傲,明请看本栏。

援藏二十年

明请看本栏。